趙州從諗禪師

弘明集卷第二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明佛論

晉宗炳

弘明集卷第二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明佛論

晉宗炳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佛咸以我躬不閱遑恤于後万里之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為然況復須彌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諸法皆空宿緣綿邈億劫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華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周孔書典自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不暨殊域何感漢明何德而獨昭靈米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以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夫中國君子明於礼義而闇於知人之心寧知佛之心乎今世業近事謀之不咸猶興喪及之況精神我也得焉則清泚無窮失矣則永墜無極可不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弈形筭之淺而弈杪之心何嘗有得而乃欲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神於天弈之下不以甚乎今以涇味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覽監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脩以佛經為指南

乃欲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
神於天穽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

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覽監於所
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明精闇向
推夫善道居然宜脩以佛經為指南
耳彼佛經也苞五典之德深加遠大
之實含老莊之虛而重憎皆空之盡
高言實理肅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
如風非聖誰說乎謹推世之所見而
會佛之理為明

論曰今自撫踵至頂以去麦虛心往而
勿已則四方上下皆無窮也生不獨
造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無始也弈
世相生而不已則亦無竟也是身也
既日用無限之實親由無始而來又
將傳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
之曠無始無終之久人固相與麦之
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曾
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万二千天
下恒沙閱國界飛塵紀積劫普冥化
之所容俱眇未其末央何獨安我而
疑彼哉夫秋毫覆滄海其懸猶有極
也今綴彝倫於太虛為蹟胡可言哉
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
之所迹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

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編

加藤文化研究所唐鑑春秋屬辭盡於正義

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迹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

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稱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辭盡於王業礼樂之良敬詩易之温絜今於無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列照麗万二千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蠻觸之域應求治之麁感且寧之於一生之内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為如形而略於為神哉登蒙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没於史策或絶滅於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真之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守救麁乏闕文以書礼為限斷闇窮神積刼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增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不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為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陰陽不測耳君平之説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無明則以何

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

陰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無明則以何

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廢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廢妙矣既本立於末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革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瞳之質誕于頑瞽嚚均之身受體黃中愚聖人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廢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万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養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懷有腐則其身或屬纊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踊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岳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岳唯積土之多瀆

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

惟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嚴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止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万物而為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為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槃於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嵇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之皆不莊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復禀之以生隨之以滅耶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即問談者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為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見哉羸博之塋日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乱滔天其要心神之為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善知已之惡惡已亡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識常舍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

非不知堯之善知己之惡惡己云也
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

識常舍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
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
所寛宰當復不稍減其惡漸脩其善
乎則向者神之所舍知堯之識必當
少有所用矣又加千歲而勿已亦可
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堯者也夫
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應
分至啓閉而燕應龍虵蟄焉出没者
皆先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
厥羣有同見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
獨然而万化之不盡然哉今所以然
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為繆紲之罪者
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
由冥縁前遘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
一也豐遘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恠
矣行凶於顯而受毒於幽人何恠乎
今以不滅之神舍知堯之識幽顯於
万世之中苦以創惡樂以誘善加有
日月之宗垂光助照何縁不虛已鑽
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刼之桀紂皆
可徐成將来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
少而汎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觀之人
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

情地今男女搆精万物化生者皆精
由情搆矣情搆於己而則百衆神受

少而汎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

情地今男女搆精万物化生者皆精由情搆矣情搆於己而則百衆神受身大似知情為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苟昔緣所會亦必俯入精化相與順生而敷万族矣況今以情貫神一身死壞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滅之本稟口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為無欲欲情唯神獨映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黄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升天龍潛鳥飈反風起禾絶粒絃歌亦皆由窮神為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今形

理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圖洛之出書寘英無栽而敷玄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儵然大拱忽尒以巨火流王屋而為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欻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奇不肆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

絶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分身涌出多傳世界巨海人主之頂

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奇不肆何竅
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

絶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分
身踊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
之黄虞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
奄暖顯没既出形而入神同惚恍而
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哉寘覺法王
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顔咫尺而
昧者不知衰矣哉夫洪範庶徵休咎
之應皆由心來逮白虹貫日太白入
昴寒谷生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
人情而遠形天事同相為形影矣夫形
无無影聲无無響則亦情无無報矣
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隨情
曲應物無道形但或結於身或描於
事交賒紛綸顯昧眇邈孰覩其際哉
衆變盈世羣象滿目皆万世以来精
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
意生形又云心為法本心作天堂心
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絜情必
妙生英慶之境濁情滓行永悖於三
塗之域何斯唱之逆遷徵明有實理
而直疏魂沐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
夫億等之情皆相縁成識識感成形
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以来孤聲豁

然滅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請又述

然滅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絶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顔子之微微而必乖乖鑽仰好人樂山庶乎屢空皆心用乃識必用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爝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搆既新故妙續則悉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全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顔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顔子之屢虛則知其有之實無矣況自茲以降喪真弥遠雖復進趨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謀感遁天忘行弥非真有矣況又質味聲色復是情偽之所影化乎且舟鑒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已在不住胲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為有乎甚矣偽有之蔽神也

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蔼然積則其照眇然弥厚則照而昧矣

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以來孤聲豁

不住胂息之須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為有乎甚矣偽有之蔽神也

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昧然弥厚則照而昧矣質其本明故加穢猶照雖從藹至昧要隨鏡不滅以辯之物必隨穢弥失而過謀成焉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偽有累神成精魔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而窮本神矣混洹之謂也是以至言雲富從而壑以空焉夫巖林希微風水為虛盈盈懷霍猶有曠然況聖穆乎空以虛授人而不情心樂盡哉是以古之乘虛入道一沙一佛未詎多也

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治受万有而與之為緣又本虛既均何故分為愚聖乎又既云心作万有未有万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万有乎

答曰今神妙形魔而相與為用以妙緣魔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鄙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万有備於前論據見觀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

卅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

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

冊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先際初自茫眇猶今之冊求耳今神明始創及羣生寂先之祖都自杳漠非追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豫乎夫聖固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即六合之外矣無以為感故存而不論聖而不論民何由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之弼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湯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豫則神聖已所不明矣況過此弥往渾沌冥茫豈復議其邊陲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議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一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衆心禀聖以成識其猶衆目會日以為見離朱察秋毫於百尋資其妙目假目而覩耳今布豪於千步之外目力所匱無假以見於而察微避危無所少矣何為以千丈所昧還疑

百尋之豪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匱

百尋之豪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匱無會以聖而知耳至於致道之津無所少矣何為以緣始之昧還疑既明之化矣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佛此非感耶聖人何以不為明之荅曰所謂感者抱并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當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則朗以苦空之義兼愛不弘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業異脩而六度明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是以聞道靈鷲天人咸暢造極者蔚如也豈復遠疑緣始然後至哉理明訓足如說脩行何所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過疑於相所不及者與將隕之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扶要求矢藥造搆之始以致命絶夫何異哉皆由積道自昔故來會無告致使今日在信妄疑豈可以為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惑固無以感聖而尅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求我固宜虛己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後悟

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守是妄疑而不歸光殺王者方將長論

外自力所圖無假以見方而寒徐迎危無所少矣何為以千丈所昧還疑

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我乎固宜屈
己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後悟

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守
是妄疑而不歸紀殷衽者方將長淪
惑固之災豈有旦期背向一老升墜
天絶可不慎乎或問曰孔氏之訓無
求生以害仁又煞身以成仁仁之至
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
為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
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
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
實之疑安得不生荅曰教化之發各
指所應世斷乎乱洙泗所弘應治道
也紀風弥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
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讃儒玄之
跡以導世情所極内禀無生之學以
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
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
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礼教或
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
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
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
應佛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
崖莫匪尒極矣雖慈良無為與佛說
通流而法身泛洹無與盡言故不明

耳且凡稱無為而無不為者與夫法
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

崖莫匪尒極矣雖慈良無為與佛說通流而法身沮洎無與盡言故不明

耳且凡稱無為而無不為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来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歸也

或問曰自三五以来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

荅曰余前論之指已明俗儒而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没於史策或絶滅於坼焚今又重敷所懷夫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尒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不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於無生空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為大道乎斯文没矣世孰識哉史遷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淵跡通其知如神既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凡岱幽陵蟠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如来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年乘則七十廣成大隗鴻崖巢許支父北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

溢于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

年彌則七十廣成大隗鴻崖異說支
父北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

溢于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
至寡關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
帝文不雅訓搢紳難言唯採敘伏治
跡猶万不記一豈至道之威不見于
殘缺之篇便當皆虛妄哉今以神明
之君遊浩然之世携七聖於具茨見
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
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
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即
首楞嚴三昧矣得吾道者上為皇下
為王即亦隨化升降為飛行皇帝轉
輪聖王之類也失吾道者上見光下
為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
隗之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号之稱
矣自恐無生之化皆道深於若時業
流於玄勝而事沒振古理隨文翳故
百家所據若曉而昧又搢紳之儒不
謂雅訓遂令殉世而不深于道者杖
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因
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
天毒之國偎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謂
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偎愛之義亦
如來大慈之訓矣因亦既聞於三五

之世也國典不傳不足疑矣凡三代

之世也國典不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問礼老為言之関尹之求復為明道設使二篇或没其言獨存於礼祀世何得不謂柱下翁直是知礼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衆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斷以所見絶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劫燒之説劉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衆而顯結誠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實不揚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席之世謂席曰臨菑城中有古阿余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槃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席使者依圖陷求皆如言得近姚略弁父為晉王於河東蒲坂古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略迎都於霸上比丘今見在辛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説於三傳者亦猶干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

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在一切洞徹而威

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在一切洞徹而威神之力諸法自在何為不曜光儀於當今使精魂同其信悟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無覩故同其不信俱陷闡提之苦秦趙之衆一日中白起項藉坑六十万夫古今彝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有宿緣大善盡不都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覩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愁然畢同坐視窮酷而不應何以為慈乎緣不傾天德不邇世則不能濟何以為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曾陽迴日耿恭飛泉宗九江虎違江而蟥避境猶皆心横徹能使非道玄通況佛神力黜起之氣治籍之心以活百万之命殊易夫納須彌於芥子甚仁於毀身乎一虎一鴿美而今想焉而不見告焉而不聞請之而無救寂寞然與大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而燒身者有絶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伎傾資寶而事廟象者頓奪其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

應在將来者則向六十万命善惡不

應在將來者則向六十万命善惡不同而枉滅同矣命善惡雖異身後所當獨何得異見世殊品既一不蒙甄將來浩蕩為欲何望況復恐實無將來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盲聾瘖瘂牢獄毒痛皆得安寧夫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見苦痛宜寧與彼一矣而經則快多是語實則竟無塵應安秘非異國有命世逸羣者搆此空法以晉累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之美純而易信者一已輪身遂相承於不測而勢無止薄乎

答曰今不覩其路故於夷謂險誠瞰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為一神與道為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而無造夫万化者固各隨因緣自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為可不由緣數越宿命而横濟也蓋衆生無量神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辟之洪水四囚皷頑象慠皆化之

固然堯舜不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

功昭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
耳辭之洪水四凶鼓頑象傲皆化之

固然堯舜不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降水流凶允若克諧其德豈不大哉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於濟王之俗敷化於外生之世者耳至於因而不為功自物成直堯之殊應者夫鍾律感類由心玄會況夫靈聖以神理為類乎凡厥相與冥遘於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劫增明故能感詣洞徹致使釋迦發暉十方交映多寶踊見鐙王入室豈佛之獨顯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供之運而域乎禹績之內皆其誠背于昔故會乖于今雖復清若夷齊貞如柳季所志尚殊復何由感而見佛乎況今之所謂或自斯以還雖復礼義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極之容復何由感映豈不之偏隱哉我不見矣若佛或有隨緣來生而六度之誠發自宿業感見獨朗亦當屢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乎然則殊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已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

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奉趙之衆其神與宇宙具來成敗天地而

乎然則廢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
已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

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趙
之衆其神與宇宙俱来成敗天地而
不滅起籍二將豈得頓滅六十万神
哉神不可滅也則所滅者身也豈不
皆如佛言常滅羣生之身故其身受
滅而數會於起籍乎何以明之夫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至于鷄彘犬羊之
命皆乾以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
充身異同殊鑣為網矣鷹鸇非搏噬
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虛己甚矣天
道至公所布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
抑其寘應哉今六十万人雖當美惡
殊品至於忍咀羣生恐不異也美惡
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
同矣故受害之日固亦可同今道家
之言世之所迂無以云焉至若于公
邴吉虞恰德應于後嚴延年田鈞晉
宣煞報交驗皆書于魏漢世所信覩
夫活人而慶流子孫況精神為煞活
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煞活彼身必
受報已身況通塞彼神而不榮忤於
已神乎延年所煞皆凡等小人實嬰
王陵宰牧之豪賢否殊貴賤異其致

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
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乎其不

已神乎延年所然皆凡等小人實嬰
王陵宰牧之豪賢否殊貴賤異其致

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
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
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耶
則胞魚雖賤性命各正於乾道矣觀
大鳥之迴翔小鳥之啁噍葛盧所聽
之牛西巳所感之麀情愛各深於其
類矣今有孕婦雉子放斯而有刳而
剔之燔而炙之者則謂寃痛之殃上
天所感矣今春鵝胎孕燔葅羔鷄亦
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今
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佃漁非可頓
絶是以聖王庖厨其化蓋順民之煞
以滅其宮踐庖聞聲則所不忍因豺
獺以為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罝而不
網明含氣之命重矣孟軻擊賞於罍
鍾知王德之去煞矣先王撫麀救急故
雖深其仁不得頓苦其禁如來窮神明
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煞為衆戒之
首溝沙見報於白兎釋氏受滅於黄
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窮窕精深迂
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脩
法戒則必不墜長平而受坑馬服矣及
在既墜信法能徹必超今難若緣疊

先重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

法戒則必不墜長平而受坑焉服矣及
在既墜信法能徹必超今難若緣疊

先重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
見坑來身矣所謂灑神功於窮迫以
拔冤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
今雖有世美而無道心犯宮衆命以
報就迫理之當也佛乘理居當而救
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横濟豈佛無
實乎辟之鷃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
服疾之不療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
遠祖九江所以能迴日飛泉虫虎避
德者皆以列誠動乎神道之感即佛
之感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陷
夫者皆已無誠何由致感於佛而融
冶起籍哉夫以通神之衆苹窮化之
堂故須弥可見於芥子之内耳又雖
今則雋鴿昔或為人嘗有緣會故值
佛嘉運投身濟之割股代之爲無感
可動以命償煞融冶之寄安得妄作
吹万之死咸其自已而疑佛哉夫志
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
周孔交夢傳説形求實至古今攸隔
傳巖遐岨而玄對無硤則可以信夫
潔想思感覩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
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别哉夫道在練

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厲

潔想思感覩無量壽佛越塹百億超
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哉夫道在練
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厲
神絕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
負哉契闊人理崎嶇六情何獲于我
而求累于神誠自剪絕則日損所清
實漸于道苦力榮觀傾資夏居未幾
有之俄然身滅名實所取不出盜跨
搆館插神象恍然幽穆形從其微神
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跨與
道孰為優乎頊奪其當年所以超升
潛行恊于神明福德章於後身豈能
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
物無妄然要當有故而然矣若使幽
寘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万命何理
以坑乎既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
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
而帝列地而君美聲茂實不可稱數
同在羿之彀中獨何然乎豈不各是
前報之所應乎既見福成於往行則
今行無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品既
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獨何容濫經
之所寄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
有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曾無蹔應皆
咎在無緣而反經至法空搆嗚呼神
鑒孔聃侮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問

有嘉會故其遁者復[illegible]
咎在無緣而反經至法空攝嗚呼神

鑒孔聃侮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問
空攝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
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
死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其生極復
何事哉而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
祝髮膚絶其胖合所遏苗裔數不可
量且夫彥聖育無常所或潛有塞矣
空攝何利而其毒大若知非聖賢之
為矣若哉樊須之流也則亦斂身周
孔畏懼異端敢忘作哉若自茲以降
則不肖之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
外增徽老莊之表而昭列於千載之
後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
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
大智中百論阿毗曇之類皆神通之
才也近孫綽所頌耆域健陁勒等八
賢支道林像而讚者竺法護于法蘭
道邃開公則皆神睽中華中朝竺法
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梨蜜群公
高其卓朗郭文舉廓然邃允而所奉
唯佛凡自龍樹以還寧皆失身於所
向謂不肖者之詫乎然則黃面夫子
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景骨齒髮遺

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以證
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粲黠才而嗜

向謂不肖者之說乎然則黃面夫子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景骨齒髮遺

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以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深皆以厥祖身立佛前累葉親傳世祖其實景跡遺事昭化齎顯故其裔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苦徹死而無悔若理之詭暧事不實奇亦豈肯傾已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景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為苦身離欲善是之至往而反宜見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平顯治道者將以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頓體而引以生之善恶同善報而弥升則明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邇與務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潛五典勸佐礼教焉今世之所以慢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恶餘殃而顏冉夭疾厥渝蔑聞商臣考終而莊則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

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且因緣有先後故

類皆理不可通然理必有通者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

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蚓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晚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曰玄極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飄紛存沒若幻籠以百年令之孩老無不盡矣雖復黃髮台背猶自覺昕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眄一閱以及今耳今積眄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鮮剋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何為甘臭腐於漏刻以枉長在之神而不自疎於遐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之家亦何獨無分於大道但婉轉人域顯于世路故唯覺人道為戚而神想蔑如耳若使迴身中荒岸遐覽妙觀天宇澄之曠日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威靈尊嚴乎其中而唯雜雜人羣忽忽世務而已哉固將懷遠以開神道之想感寐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脩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

八遐故超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蓋於我須之期應其所小者有世又

八遐故起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
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小者耳世又
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今之
不信為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耶為
之亦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
明唯人而已則誰命玄鳥降而生高
孰遺巨跡感而生棄哉漢魏晉宋咸
有瑞命故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
神理必有妙攝得以靈非佛而何夫神
也者依方玄應應不豫存從實致化
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然則
其法之實其教之信不容疑矣
論曰羣生皆以精神為主故於玄極
之靈感有理以感尭則遠矣而百獸
儛德豈非感哉則佛為万感之宗焉
日月海岳猶有朝夕之礼祓望之義
況佛之道衆高者窮神於生表中者
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
教所弘致治於一生之内夫玄至者
寡順世者衆何嘗不相與准習世情
而謂死則神滅乎是以不務遐志清
遐而多脩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焉
若鑒以佛法則厥身非我盖一憩迕

旅耳精神乃我身也廓長存而無已

遐而多脩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焉
若鑒以佛法則厥身非我蓋一息迸

旅耳精神乃我身也廓長存而無已
上德者其德之暢於已也無窮中之
為羨徐將清升理至盡下而悪者方
有自新之迥路可補過而上遷是以
自古精廉之中絜已懷遠衍於今
以擬来葉而邁至德者不可勝數是
佛法之効矣此皆世之所壅佛之所
開其於類豈不曠然融朗妙有通塗
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風經炎則
暄吹林必清水激則濁澄石必明神
用得喪亦存所託今不佛法非分之
必然盖處意則然試避心世物移映
清微則佛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
處其意乎資此則信以往終將兜王
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
大矣衆生沾仁慈之至矣凝神獨妙
道之極矣洞朗無碍明之盡矣發軫
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
終必遇集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
也背轍失路蹭蹬長往而永没九地
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
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蜻飛蠕
動乎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

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内既夜消其半

動乎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

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内既夜消其半矣喪疾衆故又苦其半生之美盛榮樂得志盖亦何幾而壯齒不居榮心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竟入流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如其智也世之以不達緣本而問於佛理者誠衆矣夫緣起浩汗非復追想所及失得所関無理以感即六合之外故佛而不論已具前論請復循環而申之夫聖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乱其占可知然源其所以然之狀聖所不明則莫之能知今以所莫知廢其可知逆占違天而動豈有不止者乎不可以緣始不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于孩齔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内耳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况經生死歷異身昔憶安得不止乎所憶亡矣而無害神之常存則不達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

以一生之内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

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

以一生之内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荅誠以荅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禀聖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絶飡其所應知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巳豈須窮源於岷山哉凡在佛法若違天硤理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然之硤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禍發於時事災厲奮於寘昧雖復雅貴連雲擁徒百万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熇熇婦子嬉嬉俄復淪為惚恍人理曾何足恃自以過隙宜競賒誘寘化縱欲侈宮神既無滅求滅不得復當乗罪受身今之無賴羣生虫豕万等皆殷鑒也為之謀者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蒙靈援死則清升清升無巳迳將作佛佛固言尒而人侮之何以断人之勝佛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惡永受其劇乎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

無巳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

劇乎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

無已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略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蒙靈援死則清井之符也夫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日旱不遑食兆民賴之於一化內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万化乎尒依周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為明后　殁為明神而常王矣如來豈欺哉我非崇塔侈像容養濫吹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窺遠實而觀近弊將横以詬法矣蓋尊其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塾化不以尊豪輕絶物命不使不肖竊假非服豈非導之以德齊之以礼天下歸仁之感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哉昔遠和上澄業廬山余往憩五旬高絜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派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奇微遇比丘並含清真皆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邃于叢林驟與余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暖然乎有自言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上據經

之指云尒夫善即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與人之頌提縈一言而霸業用

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曖然乎有自言
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上攝經

之指云尒夫善即者因鳥跡以書契
窮神與人之頌提縈一言而霸業用
遂宾刑永除事固有俄尒微感而終
至冲天者今無陋鄙言以驚其所感
奄然身没安知不以定超登哉

弘明集卷第二